

重校本

醫方



類聚

第1分冊

趙樣初題



重校 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
盛增秀 陳勇毅 王 英 等



醫方類聚

第1分冊

重校本

原校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湖州中医院

重校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盛增秀 陈勇毅 王英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凌圳 竹剑平 张烨敏

施仁潮 胡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方类聚(第1分册)/盛增秀等重校.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2
ISBN 7-117-07965-7

I. 医… II. 盛… III. 方书-中国-古代
IV. R28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2858号

医方类聚(第1分册)
(第2版)

重校: 盛增秀 陈勇毅 王 英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3区3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51.75
字 数: 1227千字
版 次: 1981年7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117-07965-7/R·7966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再版说明

《医方类聚》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医学类书，系朝鲜金礼蒙等撰，初刊于1465年，保存了许多我国明以前失传的医药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我社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校点本，受到广大中医学者的欢迎。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次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组织力量对原校点本进行了重校，对原校本删去的有关内容予以补入，以保持古书的原貌；对原校勘、标点不当者予以改正；对原书繁体字、异体字以及明显因形近致误字予以径改。为便于读者学习和参考，作者撰写了“《医方类聚》研究”一文；为便于读者查阅，编辑了方剂索引、病证索引、书名索引。

本书朝鲜原刊本365卷，日人从朝鲜获得此书残本，有学者据其残本倩人参考诸书加以补入，即今日刊本，共266卷（其中卷155、156、209、220为翻刻时原阙）。全书分为92门，收方近6万首，每门首集各书医论，次按病证辑录各书治法方药（含针灸、导引、食疗等），其内容广博，文献丰富，涵盖内、外、妇、儿、伤、五官诸科及养生方面知识，兼及道藏、佛书及传记杂说等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广辑医论，博采众方，堪称集明以前医疗经验之大成。

本次出版共12分册，其中第12分册为索引。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年10月

重校说明

《医方类聚》（校点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版以来，受到了医林的欢迎和重视，现本书早已售罄。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支持和指导下，特组织力量，对本书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校勘，旨在进一步提高编校质量，为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以及新药开发提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兹将这次重校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这次校勘原则上按照原《医方类聚》（校点本）的方法进行（详原校点说明），即采用“四校”（对校、他校、本校、理校）结合的方法，并根据具体情况和原校点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正。

二、《医方类聚》原书的繁体字、异体字，这次径改为现行的简化字和正体字。

三、凡原书因字形相近或笔画残缺和误添而引起的错别字，如炙与灸、白与百、上与止、眼与服、碎与淬、若与苦、目与自、火与大、瓣与辨、徙与徒等等，一般予以径改，不出校记。

四、对原《医方类聚》（校点本）中的少数标点符号，这次也作了更正。

五、本书收辑的典籍，时间跨度很大，因此原书的药名，由于时代不同，有一药数名者，有同一药名的称谓虽相同，但文字表达则不一样，如诃黎勒，有作“呵梨勒”，有作“诃黎勒”等，殊难强求一致，为保存古书原貌，一般不予更改。

六、凡原书的方位字如“右件药”、“右咬咀”等“右”字，按现在横排版式，这次统一改为“上”字。

七、原《医方类聚》（校点本）曾在日本刊行，当时为了满足该国读者的需要，编写了《医方类聚·索引》，亦在日本印行，但国内尚未付梓。有鉴于此，这次对原《索引》作了重编，在国内一并刊出，以便读者查阅。其具体体例和编写方法，详本书的《索引》分册。

八、原书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内容上难免掺杂着某些糟粕，为保留古书的原貌，一般不作改动，原校点本对个别内容曾作了删节，这次亦一并补入，希望读者有分析的予以对待。

九、为了有助读者阅读和研讨本书，特根据我们整理研究本书的体会，撰写了“《医方类聚》研究”一文，附于书中，以供参考。

本书卷帙浩大，内容广博，文句深奥，所引录的书籍成书年代久远，在文字上存在着错、漏、衍、倒等复杂情况，这次重新整理和校勘，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仍所难免，敬请同道指正。

重校者

2006 年 10 月

出版说明

《医方类聚》原系朝鲜金礼蒙等收辑我国明代以前医籍一百五十多种加以分类汇编而成。由于书内有些资料在我国早已散失，因此，本书对于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很有参考价值。但此书在朝鲜也早已散失，约于1852年间，日本人丹波元坚将家藏的此书残本（原缺十二卷），倩人参考诸书加以补入，并仿朝鲜原本活字铅印，刊于1861年，即江户学训堂本。

《医方类聚》原书共二百六十六卷（现存二百六十二卷，缺卷一五五、卷一五六、卷二〇九、卷二二〇），分为九十二门，收方五万余，约九百五十余万字。本书有论有方，内容极为丰富，除了博引历代各家方书外，并兼收其他传记杂说及道藏佛书等有关医药的内容，故本书收有明代以前广大人民的医疗经验。

由于本书内容系引自他书且又经翻印，故错讹脱漏较多，此次排印前，由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湖州中医院两单位组成了《医方类聚》校点小组，以日本江户学训堂本为底本，旁校各书进行了一些校讎并加以标点。因原书卷帙浩大，为便于阅读，故分册陆续出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校点说明

《医方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原系朝鲜金礼蒙等所编（成书于公元1445年），是辑录我国明代以前医籍一百五十多种加以汇编而成，内容极为丰富广博，堪称集医方之大成。但由于本书国内所存为数极少，且有残缺，而原书错讹脱漏较多，又未加标点，给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对本书进行校注刊印，使之“古为今用”，这对于整理研究祖国医学有重大意义。

这次校点，我们是采用日本江户学训堂活字排印版为底本，全书共二百六十六卷，分九十二门，约有五万余方、九百五十余万字。在保留原书面貌的前提下，根据现有条件，加以校点。具体方法如下：

一、《类聚》本所引用的一百五十多种书籍之中，有些资料在我国早已散失，因此，只能采取旁校和参校相结合的方法，即有旁校本者，原则上做到逐字逐句进行校讎；若无旁校本可查，则根据文义，尽量参考其他有关书籍，予以参校。为使读者了解校注情况，将所引用书名、版本等，一一列出，附于书末。

二、原书编者在辑录他书时，大多节录原文，但由于引用之书，常因辗转传抄，版本不一，以致某些文句，难免有所出入。因此，在校点过程中，凡《类聚》本与旁校本有差异者，根据情况分别处理。若两者文字虽有不同，而意义基本相同，或以《类聚》本义长者，一般不予校注；若《类聚》本有错漏不通之处，并确有实据而无疑义者，或虽有疑义而无旁校本、参校本可据，但按文义可以论证者，均加以校注，说明××书作××，或按文义作××等等。

三、《类聚》本在引用他书时，除节录原文外，有些还经过编者一番化裁，甚至综合数家之说为一，虽和旁校本文句有较大出入，但其实质内容无重要差异者，一般不加校注。

四、对少数有疑义之处，一时找不到书籍进行校讎，又无法用中医理论和文义予以论证的，则存疑待考。

五、凡需校注之处，均在该字、该方或该段之下，加以角码而不改动原文，并按角码顺序注于页末。

六、原书卷154 劳瘵门，及卷155、156、209、220 原阙。少数篇幅如卷149 诸虚门七引卫生十全方、神巧万全方，卷154 诸虚门十二引御医撮要等仅有目而无正文，这次校点，实难补全，故未加校注。

七、全书添加标点符号以利阅读。

八、原书中引永类铃方、儒门事亲的表格部分，为便于阅读，按本书体例改为文字，并加注说明。

九、原书古体字、异体字不强求统一简化。对于笔画残缺之字，迳予更正。对于错字、

漏字则均予补正，并加校注。

十、原书所引用书名，有的用全称，有的用简称，有的甚至将篇名作书名，情况较为复杂，故一律不加书名号。

十一、为了便于查阅，每分册均补加目录。对原散在各卷中目录，重新予以整理，分别编排在每分册目录之中。

十二、本书采取横排形式，书中所有“右件药”、“右咬咀”等“右”字，按现在版式应改为“上”字，但为了保存古书原貌，不予改动，望读者注意。

十三、鉴于原书引用典籍较多，而各书在体例上互有差异，因此本书在层次编排上虽力求格式统一，但殊难强求一律。

十四、原书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内容上掺杂着某些唯心和封建迷信的成分。为保留原书的面貌，除明显之淫秽、符咒等荒诞内容，予以删文存目外，其他一般不作改动。希望读者有分析地加以接受。

本书校点工作，在省卫生局大力支持和所、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医方类聚》校点小组。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潘澄濂、朱承汉、凌天翼、陆拯、盛增秀、金泽民、金泽世、李慕期、张烨敏、施仁潮、陈勇毅、王英等同志。

由于我们对整理古代文献缺乏经验，加上旁校书不全，难免存在不少问题，请予批评指正。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湖州中医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医方类聚》研究

《医方类聚》是大型的中医类书，系朝鲜世宗时代金礼蒙氏等主要辑录我国明以前的医学方书 150 余种编纂而成，距今已 560 余年，是一部卷帙浩瀚，内容广博的鸿篇巨制，后世评价甚高。现对本书的有关问题，作一扼要的考证和研讨。

一、《医方类聚》的编写过程与版本流传

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医方类聚》的编纂历时三年，始于世宗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告成（相当于我国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即公元 1443 ~ 1445 年），是由金礼蒙、柳诚源、闵普和等人负责和参加搜集及编纂。本书所搜罗的医籍，多系我国明代以前的重要医学方书，计 150 多种，金氏等按类书编写的体例，对各书加以分门别类，然后根据“以类相聚”的原则汇集成册，全书 365 卷，广辑医论，备载众方，堪称集我国汉唐宋元各家医著之大成者。书成之后，因“卷帙浩穰，卒难刊行”，一直拖到世祖五年（相当于我国明天顺四年，即公元 1460 年）才由梁诚之负责校印，于世祖十年（相当于我国明成化元年，即公元 1465 年）始付梓问世。可见本书的编纂至印行，历经 20 余年，可谓颇费周折，来之不易。

《医方类聚》的朝鲜原刊本，由于印数不多，后又因日朝战乱而濒临散佚。日人从朝鲜获得此书残本，有学者据其残本，倩人参考诸书加以补入，由丹波元坚作序，遂于文久元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十一年，即公元 1861 年）江户学训堂仿朝鲜本活字铅印。日刊本全书凡 266 卷（其中卷 155、156、209、220 为翻刻时原阙），虽较原刊本 365 卷为少，但可以说保留了原书的大部分内容，亦属珍本无疑。

日刊本《医方类聚》传入我国为数甚少，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仅存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天津市卫生职工医院五家图书馆，虽互有缺失，已是弥足珍贵的版本了。

1981 年至 1982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方类聚》（校点本），还在日本印行，使本书在国内外较广泛流传。

二、《医方类聚》内容简介

如前所述，《医方类聚》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大型中医类书。全书凡 266 卷，分 92 门，每门按所录医籍的成书年代先后排列，首则汇集众书的医论，再按病证辑录各书中有关治法方药（含针灸、导引、食疗等）。全书约千万字，收方近 6 万个，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内、外、妇、儿、伤、五官诸科和养生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还兼及道藏和佛书以及传记杂说等有关医药的记述，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后人称其“虽《圣济总录》及明周定王朱棣《普济方》等，也不能望其项背”，洵非夸张之辞，允称至当之评。最为可贵的是，本书保

存了我国许多已佚的古医籍，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可资查证的宝贵文献，其史料和学术价值非同寻常，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面另有专题论述）。

三、《医方类聚》引用诸书中已佚者考证

如前所述，《医方类聚》辑录我国明代以前重要医学方书达 150 余种，其中不少医籍因岁月久远，迭经风化虫蚀，特别是由于战乱频仍，在我国早已亡佚的达 40 余种，兹择其要并有资料可查者考证如下：

千金月令

《新唐志》谓三卷，佚。

丹波元胤《医籍考》载：按朝鲜国《医方类聚》，引有《千金月令》一书，医官小岛学古尚质就以采辑，得说一十九首，方三百二十一首。检其文义，与《千金方》实出一手，决非贗鼎矣。考《新唐志》农家类云：孙氏《千金月令》三卷，孙思邈撰，殆此书也。而陶九成《说郛》卷第六十九载有其书，仅举节物十三条，盖是以时令为主，因以及医方者。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二卷一册。

神巧万全方

《幼幼新书》谓：“《万全方》，刘元宾撰。元宾字子仪，号通真，主邵州，邵阳县簿”。《宋史艺文志》载本书为十二卷。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辑在《医方类聚》中，弟坚尝为录出。跋曰：上宋刘元宾子仪撰，其方药采之《圣惠》者，十居七八，多可施用。其论说亦原本古人，间加己见。至如其举伤寒各治，辨中风诸证，最为赅备，颇有发明。奈何世久失传，元明诸家，罕征引者。今检《医方类聚》中所载，按条掇拾，虽未复旧观，然大要略具矣。仍谨依类排纂，详加订正。从《宋史》原目，厘为十二卷云”。清同治《安福县志》曰刘元宾，西乡人，连举解试，任潭州司理，通阴阳医药术，真实试之屡验，赐名通真子，所著有《集正历》、《横天卦图》、《神巧万全方》、注解《叔和脉诀》、《伤寒论》、《洞天针灸经》（据《中国医籍通考》）。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十二卷六册。

简要济众方

《宋史》载：“皇祐三年五月乙亥，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通志艺文略》谓：“简要济众方，五卷，周应等撰。”《玉海》云：“皇祐中，仁宗谓辅臣曰：外无善医。其令太医简《圣惠方》之要者，颁下诸道，仍敕长史拯济，令医官使周应编，三年颁行。”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按弟坚曰：是书陈、晁二氏并不著录，惟唐慎微、刘完素书引之，而朝鲜国《医方类聚》载脏腑一类。其方出《圣惠》者，仅薏苡散、酸枣仁丸、硃砂丸三方，余皆彼书所无，不知何故也。平胃散一方，世为出《局方》，不知其本于是书，自余诸方，亦多可资用者矣”。苏东坡曾为其作序。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一卷一册。

王岳产书

《通志艺文略》载本书为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谓：“《王岳产书》一卷，阙。”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久佚，特朝鲜国《医方类聚》中所收，殆为完璧，弟坚录出，以为一卷，可谓发幽光于数百年湮晦之余。郑汝明《产经》跋曰：衡阳宋居士云：旧曰《王岳产经》，湖南漕使陈云傅良亲跋于后，今检《止齐集》不录其文，《类聚》中亦失载”。

吴氏集验方

《宋艺文志》作“吴得夫集验方，七卷”，《跻寿馆医籍备考》、《宝素堂藏书目录》均载本书为一卷，谓“宋吴得夫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疮科通玄论

《国史经籍志》谓本书三卷，作者为杨得春。

胎产救急方

丹波元胤《医籍考》载本书为一卷，并引本书自序云：“延年正心李辰拱，壮岁游三山，获从仁斋杨先生游，气味相投，因以《伤寒总括》见授，且语之曰：治杂病有方，治伤寒有法，一法既通，其余可触类而长矣。来归旧隐，乃取先生活人治例，演而伸之，编为《伤寒集成方法》。研精覃思，三个余年，方克成编。靖思先生所刊《活人总括》、《直指方论》、《医学真经》、《婴儿证治》，传施四方，家传人诵，独于胎产一科阙焉。遂采摭古今效验方书，为《胎产救急方》，板行施人，以续先出未尽之仁。”

川玉集

《崇文总目辑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宋史艺文志》均载本书为一卷，不著撰人。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小儿药证

《崇文总目辑释》、《宋史艺文志》均载本书为一卷，刘景裕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谓“宋·刘景祐撰”。

黎居士简易方

《文渊阁书目》载本书一部一册，已阙。《棗竹堂书目》载本书二册。《经籍访古志》记载本书为十一卷，宋盱江水月黎民寿景仁撰。日本有写本一册。包恢作序曰：“今有迂江黎民寿，字景仁，智沉敏而思精密，学有师传，意兼自得，悟法之精，蓄方之众，试之辄效，信者弥众，争造其门，或就或请，日夜不得休，其全活迺续之滋多，而影响神应之可验，几有姚僧坦之遗风矣”。

保童秘要

《跻寿馆医籍备考》载本书为“二卷二册，金·刘完素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寿域神方

《明志》载本书为四卷，不著撰人。

运化云枢

《医籍考》引《绛云楼书目》载未见，亦不著撰人。

施圆端效方

《文渊阁书目》曰：“《端效方》，一部一册，阙”。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亦是《医方类聚》采辑本，弟坚缮录成编。”

断病提纲

《医学源流》曰：宋黎民寿，字景仁，宋景定中，参释氏，号黎居士，初注《玉函经》，后作《简易方》、《断病提纲》、《决脉精要》，俗谓之医学四书。

伤寒括要

《通志艺文略》载本书一卷，通真子撰。《直斋书录题解》谓：“通真子自言，尝为《伤

寒括要》六十篇，其书未之见”。丹波元胤《医籍考》按：“刘元宾，自号通真子。是书以仲景旧论，裁为诗括，又以剩文为注，注中有所发明，朱氏《活人书》多袭其语。诗凡一百一十二篇，每篇七言四句，末附药方三十九道，收在于朝鲜国人所编《医方类聚》中。……弟坚从《类聚》中录出，厘为二卷”。

王氏集验方

《中国医籍考》载本书五卷，作者为王东野，并引吴澄“送王东野序”曰：古永新王氏执医伎，而东野始以发身，提领医官，自州而路，此至京师，因贵近人，其名遂得给事圣宫，洊膺宠锡。徽政院请立广惠局以济民病，实自东野倡其议。被恩命，受同提举官，又升提举官，一时荣遇，有如此者。……家藏《集验方》，镂木以传。程文海“永新州医学祭田记”曰：“大德初，王东野为吉安路永新州官医提领。七年，迁本路副提领。至大四年，赴调京师，改临江，未行。徽政院使罗司徒荐其名，兴圣宫命为太医”。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收辑在于朝鲜国《医方类聚》中，弟坚录出，以还原目。”

以上仅举例而已，其它佚书如《医林方》、《烟霞圣效方》、《澹轩方》等等，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缕述。

四、《医方类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医方类聚》不仅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医籍，使之世代相传，免遭亡佚，更重要的还为古医籍整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版本和参考文献。如今人欲校勘《诸病源候论》、《小儿药证直诀》、《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御药院方》及金元四大家著作等时，可根据《医方类聚》所辑录的相关文献，与其它版本进行校勘，颇有助益。特别是如前面所述的我国明以前佚书赖《医方类聚》引录而得以保存者为数不少，这就为我们钩沉和辑佚古医籍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可靠的文献依据，使这些湮没沉沦的医籍得以再现，意义非同小可。国外学者如丹波元坚氏等曾从《医方类聚》中辑出已佚之书或借以校核的达 20 多种，丹波元胤称赞说：“可谓发幽光于数百年湮晦之余”。国内范行准氏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校点《医方类聚》的同时，对一些重要古籍，也进行了辑佚补阙，如宋·严用和《济生方》，元萨谦斋《瑞竹堂经验方》，国内原流行本是从明《永乐大典》纂修入《四库全书》的。据《四库全书》载：《瑞竹堂经验方》“计亡阙已十之五六”，《济生方》亦散失“十之三四”，而《医方类聚》引录两书的内容，远较四库全书本完整多。有鉴于此，我们自 1978 年开始，在深入调查，广搜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书进行辑佚补阙，历二年有余，编成了《重订严氏济生方》和《重订瑞竹堂经验方》两书。重订本在内容上大为充实，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面貌。如《济生方》重订本与四库全书本相比，方剂从 248 首增到 525 首，共补充了 277 首；医论从 56 篇增至 85 篇，共补充了 29 篇。《瑞竹堂经验方》重订本与四库全书本相比，方剂从 184 首增至 344 首，共补充了 160 首，以上两书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2 年出版，得到了专家的较高评价，深受读者的欢迎。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像《医方类聚》这样的大型类书，确能给古医籍的钩沉和辑佚提供珍贵资料和有益的线索，很值得重视。《医古文基础》说得好：“由于不少类书成书于古代，许多散亡的古籍往往赖以保存其一部分。……因此，这些类书又是辑佚、校勘的极好材料”。我们于此深有同感。

从医史角度来看，《医方类聚》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史料，特别是对于古代医林人物

及其著述，据此而得到启示和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认识者，亦不在少数。如上文所述我国佚书中，苏东坡曾为《简要济众方》作序曰：“诏太医集名方，曰《简要济众》。凡五卷三册，镂板模印，以赐郡县，俾人得传录，用广极疗，意欲锡以康宁之福，跻之仁寿之域。已而县与律令同藏，殆愈一纪，穷达之民，莫或闻知，圣泽壅而不宣，吏之罪也”。又《黎居士简易方》包悌所作的序；《神巧万全方》辑佚本丹波元坚所作的跋（均见上）等，均为我国古代医林人物及其著作的考证提供了珍贵史料，其有补于医史当不言而喻的了。

从探讨方剂的源流来看，《医方类聚》可为我们提供有关线索，起到解难释疑，发蒙解惑的作用，使不少古方的原始出处和流传情况得以“正本澄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如治疗表虚自汗，易感外邪的名方玉屏风散，对其出处，现代大致有二种说法：一是谓出自元·危亦林《世医得救方》（1337年），持这种观点的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学院试用教材，1964年版）、《古今名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新编中医方剂学》（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二是近年有人鉴于《世医得效方》现行本未载此方，认为系元·朱震亨《丹溪心法》（1481年）方。《简明中医辞典》亦持此说。其实，在中医古籍中，先于《世医得效方》和《丹溪心法》就有玉屏风散的记载。我们在整理和校点《医方类聚》过程中，对此有新的发现。该书有关玉屏风散的记载凡二处：其一是引录宋《黎居士简易方》（1260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究原方》玉屏风散，治腠理不密，易于感冒。防风一两，黄芪蜜炙、白术各二两。上咬咀，每三钱重，水盏半，煎七分，去滓，食后热服”；其二是引录宋·陈自明《管见大全良方》（1237年）中亦有如下记述：“玉屏风散治男子妇人腠理不密，易感风邪，令人头目昏眩，甚则头痛项强，肩背拘倦，喷嚏不已，鼻流清涕，续续不止，经久不愈，宜服此药”。其药味组成和煎服法与《黎居士简易方》所载相同。从上述记述中，不难看出《究原方》当是目前我们发现记载玉屏风散的最早文献。盖《究原方》系宋代医家张松所撰，《宋以前医籍考》载录了张松的“自序”，张作序的年代为“嘉定六年”，即公元1213年，较之《世医得效方》和《丹溪心法》早一、二个世纪多。可惜《究原方》一书在我国早已散佚，难怪后人对本方的出处，只得以所能见到的较为晚出的医籍为据了，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现代方剂著作对有些方剂原始出处记述失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例子，说明查考有关方剂的出处，必须重视像《医方类聚》这样的古代大型类书的作用，有些疑难问题，常可借助于类书而获得解决。

当然，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医方类聚》为当前的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和新药开发提供了极其丰厚、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在现实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该书校点本出版发行后，使这部有重要学术和应用价值的医学巨著从长期束之高阁走进现代社会，不少医、教、研单位人员喜读此书，从中获得很多知识，受到很大启发。如眼科金针拨内障术，我们可以从本书所引《龙树菩萨眼论·开内障眼用针法》中，发现该技术的来龙去脉及施术方法、注意事项和术后将息等，更认识到现代在这种手术上有了重大改进和提高，从而深刻体会到中医学学术须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中医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得到发展和提高，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又如《医方类聚》所载的方药，其应用价值不容低估，就拿疫病防治来说，书中所录圣散子、人参败毒散、辟瘟丹、神术散、普济消毒饮、藿香正气散、升麻葛根汤等等，对当前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禽流感等疫病，有重要参考和实用价值，很值得深入研究。更值得指出的是，《医方

类聚》校点本第九分册载录了古代许多养生保健、却病延年的方法，包括药物、针灸、吐纳、导引、按摩、食疗等，很有特色，如引录《寿亲养老书》所载“擦涌泉穴”、“擦肾俞穴”等法，能增强体质，却病延年，且方法简便，至今沿用不衰。正因为《医方类聚》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古往今来，国内外引用其文献者甚众，如朝鲜宣祖太医许浚编辑的《东医宝鉴》，即引用《医方类聚》中大量文献；我国近年出版的《中医方剂辞典》，所收方剂出自《医方类聚》者，不胜枚举。其它如《养生寿老集》等书，不少原始资料亦得之《医方类聚》，足见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五、《医方类聚》的国际影响

我国是文明古国，曾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文化作出重大贡献，中医中药尤为突出。成书于560多年前的《医方类聚》，收录我国医籍竟达150余种，涉及中药、针灸、推拿、导引等多种医疗技术，说明我国古代医学早已传入朝鲜，对该国的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再由朝鲜传日本，并在日本重新印行，其对日本汉医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医方类聚》辑录了我国已佚古医籍达40多种，这对我国中医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见，中、朝、日三国在古代医学交流就非常活跃，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闪耀着光芒。更值得一提的是，《医方类聚》（校点本）不仅在国内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还与日本株式会社雄浑社联合在日本出版，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医学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朝鲜和日本学者来我院参观访问，当他们看到重新整理后出版的《医方类聚》时，深为中、朝、日三国的医学交流所感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医方类聚》（重校本）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国内和朝、日、韩乃至世界医学界的欢迎。

六、如何正确对待《医方类聚》中所存在的问题

中医古籍，包括《医方类聚》，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往往金沙类杂，鱼龙混同，即在大量精华中，难免掺杂着某些糟粕，并非句句金玉，字字玑珠，有的是荆山之璞需要反复琢磨才能放出光彩，也有的是历史尘土需要加以扬弃，但这并不影响其光辉灿烂的主流。所以我们对待祖国医学遗产，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充分肯定其伟大成就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不足和缺点之处。对古代医学文献不敢分析，明明看出问题也不予怀疑，无批判地全盘加以接受，显然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若只抓住古代中医文献中不合理、不科学的成分，不分主流和支流，一叶障目，看不到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因而轻视甚至反对整理研究，那是十分有害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祖国医学文献作全面中肯的评价，尊重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贬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

精华和糟粕的判断，不能凭主观想象，而是要依据客观的医疗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就《医方类聚》来说，本书精华部分是主要的，但也夹杂着一些封建迷信和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如有的宣扬因果报应和荒诞不经的怪异之说；有的把妇女与鸡犬相提并论，提倡男尊女卑；有的还包含淫秽成分，这些显然是不合理的，应予扬弃。但古代医学文献，其精华与糟粕有时不易辨清，如不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是难淘真金的，有时甚至把精华的东西当作糟粕而予以丢弃，造成损失。因此，在如何区别精华和糟粕问题

上，我们应该持严肃郑重态度，切勿掉以轻心。目前在古医籍整理中，对如何认识和处理“糟粕”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干脆删掉，或作部分删节；有的则不赞同删节，以保存古书的原貌。我们在这次重校时，对原书的内容不作删节，完全保存其原貌。特别是对于一些一时搞不清楚，解释不了，是非难以判断的内容，不任意删节。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有局限性，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今天解释不了的并不意味着明天也不能解释，还是让它保留为妥，再由实践来检验，证明其正确与否。

众所周知，任何重大科学成就都是在继承前人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综合前人有关成果，分析其已达到的水平及其存在的问题，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分段之一。《医方类聚》这部巨著，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细致分析，重视继承，着力创新，一定能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有所前进。重新出版《医方类聚》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此。

聚珍版医方类聚序

医之为道广矣大矣，盖自非学淹贯古今、融会群言，无以能应万变，奏回天之功，而况能笔之于书，以贻后生，则宜乎难其人也。尝窃求之，其网罗荟萃称集大成者，未有如朝鲜国所辑医方类聚也。其书不详出于何代何人，然所援引书，乃止于明永乐间。而其国许浚东医宝鉴曰：本国祖宗朝命文官医官撰集。金安国慕斋集梁文襄公碑铭叙称校进医方类聚，梁名诚之，正统六年进士，历仕六主，以成化十三年没。然则当时编纂年岁，亦约略可知耳。书凡二百六十六卷，卷为厚册，其所采摭凡一百五十余部，而宋元佚书亦复为不鲜，盖篇帙之富，为见存医籍之冠，学者犹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真方术之大观，济生之宝筏也。但是书世仅传一部，云文禄之役，将帅加藤清正所获。后二百年，先教谕得之一医家，什袭藏弃之，又每拔其粹以供临处之用。而时或有借贷誊录者，亦每苦篇帙浩瀚，往往不能果。同僚喜多村士栗，既博通其学，恨是书之最裨人世，而世绝罕传本，遂鸠精工附之聚珍版。同志闻之扑跃，各醵金以助其费。士栗于是益加勉励，将陆续告竣，可谓盛矣。原本所缺凡十二卷，士栗倩弘前医员涩江道纯参考诸家略补足之，其功亦不可没也。抑夫我大府厚恤民隐，甚重医术，施药剂，济孤贫，设庠舍，诱医生，救艰疗厄之具，靡不毕备。士栗人为侍直兼教谕医庠，今又有此盛举，俾学者得以能应万变奏回天之功，其仰体国家好生之德，而拯黔黎之夭札者，其在于斯乎，其在于斯乎。

大日本嘉永五年四月朔江户侍医尚药兼医学教谕丹波元坚撰。

医方类聚凡例^①

——诸方以世代先后，分门编入，不分细目。如风门，金匱方毕书后继书诸方风门。

——一门内一药重出，而治证、药材、服法无加減，则于初见处，书某方同；大同小异，则其异者分附；小同大异，则全方附录。

——诸方论去其重复，不书某方同或文同，而首尾稍异，则略举首语，而书云云，连书其尾语。

——诸门内论及药毕书后，继书食治、禁忌、导引。

——一药证治兼诸病者，不分书各门，但依本方所载之门书之。

——如金匱方矾石汤本在风门，其证虽曰治脚气冲心，今依本方，书于风门，余仿此。

——凡药再见者，于初见方附之。若得效方、玉机微义等首尾相连之书，则又于本方只书药名，注云方见某方。

——诸方本文加圈者，空一字书之。今附录者，首附方名上加圈别之。药材下今附注亦皆圈之。

——一药内他方附录时，首书者备举方名，继书则略举。如首书巢氏病源，则继书巢源之类。

^① 医方类聚凡例：本书校点本的规格体例与本凡例有所出入为保持原书面貌，此凡例仍依其旧。